

茅盾

霜葉紅似二月花

第一

瑞姑太太的到來，使得張府上那種枯燥沉悶的生活起了個波動。從老太太以至恂少奶奶，都像心頭平空多出了一件什麼東西，洗一個臉，開一頓飯，也像比往常興頭些了；可是興奮之中，不免又帶幾分不安，似乎又恐他們自己向來怕得觸及的生活上的瘡疤，會被心直口快的姑太太一把抓破。

姑太太這次的來，在張府頗感突兀。舊歷新年，那位錢少爺來拜年，曾說姑太太打算來過燈節，老太太因此曾叫陳媽把東院樓下靠左邊那間房趁早收拾妥當，但是清明也過去多時，姑太太只派長工李發送了端午節的禮物來，還說是因為少爺出門去了，姑太太的行程已經展緩到秋涼以後。却不料正當這求伏天氣，姑太太忽然來了，事先也沒有

個訊。這可就忙壞了張府的上上下下，偏偏地祝姑娘又被她丈夫逼回家去了。顧二只能張羅外場，內場要陳媽一人招呼，這婆子即使退回十年的年紀也怕吃不消；所以今天一早老太太就差小荷香到黃姑爺家去借他們的老媽子來幫忙，帶便就請魏姑奶奶也來玩幾天。

只有恂如一人游離在家庭的興奮圈子以外。

九點鐘了，他還躺在床上，這時三間大廳樓上一點聲響也沒有，人們倘不在東院陪齊姑太太，就一定在廚房里忙着安排酒菜，這樣的清靜，正合恂如的脾氣，可不知爲什麼他又感得一點寂寞的威脅。早上的涼氣，像一泓清水，泡的他全身沒一點勁兒，可是七上八落一些雜亂的念頭，又攪的他翻來覆去，想睡又睡不着。隔夜多喝了幾杯酒，此時他頭腦還有些發脹，心口也覺着膩煩。他側着身，手指無聊地刮着那張還是祖太爺手里傳下來的台灣草蓆，兩眼似睜非睜。蚊帳上一個閃爍不定的小小的花圈；看了一會兒，惘然想道：「爲什麼臥房里要放着那麼多的會返光的東西？爲什麼那一口裝了大鏡門的衣櫥一定要擺在窗口，爲什麼這衣櫥的對面又一定要擺着那個又是裝滿了大小鏡

子的梳妝台？爲什麼臥床一定要靠着房後的板壁，不能擺在房中央？——全是一點理由也沒有！——他無可奈何地繃了眉頭，翻身向外，隨手掀起身邊的一把鵝毛扇，有意無意地扇了幾下，繼續惘然想道：「並不好看，也不解氣，可是你要是打算換一個式樣布置一下，那他們就要異口同聲來反對你了，」他冷笑一聲，沒精打采舉起那鵝毛扇來，又隨手扔下。「爲什麼？也是一點理由都沒有的。不過他們却有一句話來頂住你的：從沒見過這樣的擺法！」他覺得渾身暴燥起來了，又翻一個身，嘴里喃喃念道：「從沒見過！好一個從沒見過呵！可是他們却又不說我這人也是從沒見過的，可不是我也不是應該有的麼？」他粗暴地揭開帳門，似乎想找一人出來告訴他這句話。首先使他感得不舒服的，乃是房里所有的衣箱衣櫃上的白銅鎖門之類都閃閃發光，像一些惡意的眼睛在嘲笑他，隨即他的眼光落在那張孤獨地站在房中心的黃漆方桌上，——這也是他所不解的，爲什麼其他的箱櫃桌都挾縫靠壁，而獨這方桌離羣孤立，像一座孤島？他呼那些依壁而聳峙的箱山爲「兩岸峭壁」，稱這孤另另的方桌爲「中流砥柱」。這「中流砥柱」上一向是空蕩蕩的，今兒却鑄鑄正正擺着四個高腳的玻璃燭子，兩碟水菓，一盤糕

點，又一鑿是瓜子。這顯然只準備待客的了，恂如這才記起瑞姑太太昨天午後到來，自己還沒見過。他抱歉地歎一口氣，抓起一件綢短衫披在身上，就下床去；正待改鞋，猛地房門外來了細碎的脚步聲，憑經驗，他知這一定是誰，剛才那一點興致便又突然冷卻，他兩腳一伸，頭一歪，便又靠在枕上。

恂少奶奶一進房來，也沒向恂如看一眼，只朝窗前去，一邊把那白地小紅花的洋紗窗簾儘量拉開，一邊就嘖嘖咕咕數說道：「昨夜三更才回來，睡得皂白不分；姑太太今早起又問過你呢，我倒不好意思不替你扯個謊，只好回說你一早有事又出去了；誰知道——人家一早晨的事都做完了，你還躺在床上。」

恂如只當作不會聽見，索性把剛披上身的短衫又脫掉了，他冷冷地看著帳頂，靜待少奶奶再嘮叨；但也忍不住忿然想道：「越把人家看成沒出息，非要你來朝晚嘮叨不可，人家也就越不理你；多麼笨呵，難道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不是恂少奶奶恰就不能領悟到這一點；遇事規勸而且又不厭瑣屑，已經是她的習性，同時又自備是她的天職。當下她見恂如毫無動靜，就認為自己的話還不夠分量；她走到那方桌邊坐下，拿起水爐

袋來，打算抽，却又放下，臉朝着床，又甩起那不高不低，沒有快慢，像背書一般的平板調子繼續說道：「昨天下午三點多，姑媽到了，偏偏你不在家。家里人少，又要收拾房間，買點心叫菜，接待姑太太，又要滿城去找你，店里宋先生也派了趙福林幫着找。城里的親戚和世交家里，都去問了，都不見，都說大熱天你到那兒去了，真怪。換到上燈時光，還不見你回來，真急死人，還怕你遇到什麼意外。倒是宋先生說，意外是不會有的，光景是和什麼三朋四友上那一家的私門子打牌去了，那可不用再找；這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宋先生說連他也摸不着門路。等到七點鐘纔開夜飯，媽媽背着老太太和姑太太抱怨我太不管事，說早該勸勸你，別讓你出去胡鬧，糟躉身子；你瞧，我的話你何嘗聽進了半句！可是我還得替你在姑太太跟前扯謊呢，要是讓姑媽知道了，你也許不在意，我倒覺着怪不好意思似的，人家錢少爺規矩得多哩，姑媽還總說他沒有出息呢。」

「嘿！」恂如聽到末後實在耐不住了，「承情承情，你替我圓什麼謊？已經打鑼打鼓，鬧的滿城風雨了，還說給我扯謊！昨天是王伯中邀我去商量地方上一件公事，倒要你代我扯起謊來了，真是笑話！」

「什麼地方上的事情，大熱天氣，巴巴的要你去管？」少奶奶的口氣也越來越硬，「你又不學精神，平時閒在家阻，不會見你去管過什麼地方上的事，昨兒姑媽來了，偏偏的就着忙了，一個下午還不夠，騙誰呢，難道什麼屁正經要商量到三更半夜才回來？」

這幾句話，却大大損傷了恂如的自尊心。他氣得臉色都變了。他「不是神經」，從沒幹過一件在太太們眼裏看來是正經的事：這是他在家里人心目中的「價值」，可是像今兒少奶奶那樣露骨地一口咬破，倒也是從來沒有的。他睜大了眼睛，看定了少奶奶，覺得「不理」的策略再也維持不下去了——雖然昨天黃昏以後他的確被所謂「三朋四友」拉去胡鬧了半夜，但白天之有正經，却是事實，而且晚上所去的地方也不是店里宋先生瞎編的什麼私門子，倘如有理由「奉陪」少奶奶那一頓數說的；可是他一轉念，覺得這樣的「女人」無可與言，還是不理她省事些，他只冷笑一聲，便翻身向內，隨手抓起那把鵝毛扇覆在臉上。

好一會兒房中寂靜無聲。少奶奶歎一口氣，站起身來，望着床中的恂如，打算再說幾句，但終於又歎口氣，向房外去了；同時却又說道：「快起來罷，回頭姑媽也許要來

房里坐坐，你這樣不衫不履，成什麼話！」

從脚步聲中判明少奶奶確已下樓去了，恂如猛然跳起身來，急急忙忙穿衣服，還不時瞧着房外；好像他在做一件祕密事，生怕被人撞破。他滿肚子的憤恨，跟着他的動作而增高。他怕見家里人，怕見那濺起全家興頭的瑞姑太太。「反正他們當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也不會的傻瓜，我就做一件傻事情給他們瞧瞧，」他穿好長衫，閃出房門，蹣跚着腳走下樓梯，打算偷偷跑出街去；「再讓他們找一天罷，」他一邊想，一邊惡意地微笑。但是剛走到廳房前的走廊上，真不巧，奶媽抱着他的兩歲的女兒引弟迎面來了。那「小引」兒，手捧着個金黃的甜瓜，一見了恂如，就張臂撲上來，要他抱。「我沒有工夫！」恂如慌忙說，洒脫身便走。不料小引兒又把那金黃瓜失手掉在地下，跌得稀爛，小引兒便哭起來了。恂如抱歉地回過身來，那自以為識趣的奶媽便將小引兒塞在恂如懷里，說：「少爺抱一抱罷。」

恂如抱着引弟，惘然走下石階；受了委屈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使他的動作粗暴。引弟感得不大舒服，睜圓了一雙帶淚的小眼睛，畏怯地瞧着她的爸爸，恂如也沒理會。

得，偶然走到院子裏東首的花壇前站住，慢慢放下了引弟，讓她站在那花壇的磚砌的邊兒上。壇內那枝綠壁直上的薔薇蒙薄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網，壇座里的虎耳草却蒼翠而肥大。恂如鬆了口悶氣，重復想到剛才自己的計畫，但同時又自認這計畫已經被小引兒破壞。他本想悄悄溜出門去，不給任何人看見，讓少奶奶他們摸不着頭腦，然而此時不但有小引兒纏住他，並且數步之外還有那不識趣的奶媽。他惘然看了小引一眼，這孩子却正摘了一張肥大的虎耳草地伸手向她父親臉上掩來，隨即哈哈地笑了。恂如也反應地笑了笑，定睛看着這孩子的極像她母親的小臉。一些夢似的舊事慢慢浮上他的記憶：三年前他第一次向命運低頭而接受了家里人給他安排好的生活模子的時候，也曾以現在這樣冷漠的心情去接待同樣天真的笑。而今這笑只能在小引臉上看到了，但這是誰的過失呢？當然不是自己，亦未必是她。……恂如苦笑着抱起小引兒來，在她那紅噴噴的嫩臉上輕輕吻了幾下，然後告罪似的低聲說道：「小引，好孩子，和奶媽去玩罷。爸爸有事。」

看着奶媽抱着引弟又出街去了，恂如低頭踱着方步，似乎正想找出一件什麼事來排遣時光。他仰臉看着樓廳對面那一排三間靠街的樓房，記起幼時曾在其中那堆放源長號

貨物的一間內，和姊姊捉迷藏，現在這一間，還有左側那一間，依然作爲源長的貨棧，而且貨物也依然是那些化妝品和日用品，可是他自已却不是從前的他了；他還在「捉迷藏」，但對手不是他的姊妹，而是祖母，母親，和自己的少奶奶，——甚至也還有那嬌憨天真的小引罷？恂如縷着眉，慢慢踱進廳堂，又穿過廳後的走廊，便到了那通往東院的腰門口了。瑞姑太太的朗爽的談話聲從東院送來，恂如驀地站住，這才意識到自己所到的是什麼地方。瑞姑太太似乎正在談論她的鬮子脾氣古怪，「七分書獃氣，三分大爺派」。恂如一聽，便不想進去，經驗告訴他，每逢這種場合，那教訓的風頭一轉便會撲到自己身上。然而已經慢了，小婢荷香早從東院的天井里望見了他，就高聲報告給太太們：「老爺來了。」

太太們都在東院朝南那座樓房的樓下正中那間客廳里。老太太和姑太太對坐在靠兩壁的方桌邊，張太太坐了東首靠牆的一張椅子。兩面的落地長窗都開的挺直。只見恂少奶奶。恂如懷着幾分不自在的心情，進去拜見了姑太太，胡亂說過幾句客套，便揀了挨近窗邊的一個位子坐了。屋里的空氣似乎因爲他的出現而忽然冷峻起來，姑太太和恂

如應酬了幾句以後，老抽着水煙袋，竟一言不發，

「有點古怪，」恂如一邊搖着紙扇，一邊在肚子里尋思，「大概他們剛才曾經議論過我來罷？」於是他猛省到少奶奶的不在場一定有緣故。他惶恐地朝四面看了一眼，正想找幾句話來敷衍一番就抽身而退，猛地地瞧見少奶奶從後院子旁邊的廚房里珊珊地來了。少奶奶眼眶紅紅的，走到了階台前時，抬頭看見了恂如，便似嗔非嗔地釘了他一眼，逕自走到張太太身邊坐下。恂如直感到少奶奶一定在太太們面前告過他一狀，——一定是照她的想像說了他許多壞話；他暴躁起來，覺得臉上也發熱了。他拿手帕在臉上揩了一把，正想把昨晚的事申明幾句，不料瑞姑太太却先已笑着說道：「恂如，聽說你這兩天很忙，跟王伯申商量什麼地方上的事情；——哦，大熱天，你還穿件長衫進來，姑媽面前你還客氣給誰看？」恂如笑了笑，瑞姑太太早又接下去說道：「王伯申現在是縣裏數一數二的神精了，可是十多年前，他家還上不得台面；論根基，我們比他家好多了，不過王伯申的老子實在能幹。」於是轉臉向着老太太道：「媽還記得那年太公開喪，王老相第一次來我們家里，爸爸就識得他日後定能發跡？」

老太太點頭，有點感慨地說：「這話也有三十多年了，還有那趙家趙老漢，也不過二三十年就發了起來；人家都說趙家那股財氣是趙老漢的姨太太叫銀花的帶了來的。」

照例，這種背誦在縣各大戶發跡史的談話一開始，只有瑞姑太太還勉強能作老太太的對手，恂如的母親是外縣人，少奶奶年輕，都不能贊一辭。恂如不大愛聽這些近乎神話的陳年故事，但也只好耐心坐在那里。姑太太雖然還不滿六十，却不及老太太記性好。論容貌呢，姑太太決不像是五十以上的人，她那頗帶點男相的方臉還是那麼光潤，要是你在隔房聽到她那高朗爽脆的談話，一定會猜她至多四十許，只有那半頭的白髮和她年紀相稱，但這却好增加了她的威儀。「人家說姑媽有丈夫氣，看來是不錯的，」恂如惘然自己在想，「她兩個兒子都死了，繼嗣了長材，性格也不大合得來，可是她總有那麼好興致，談起什麼來都那麼果斷敏利，跟母親完全不同，至於她呢，連姑媽腳底的泥也趕不上，倒是婉姊有幾分相似。」正這樣想，却不防姑太太忽轉臉問他道：「王家要你去商量什麼事呢？」

恂如怔了一下，沒有聽清姑太太是問王家的什麼。少奶奶似乎老是在留意恂如的動

靜，這時便接口道：「姑媽問你昨天忙的是些什麼事？」

「唔，」恂如又有點不自在了，「也不是什麼大事。王伯申打算辦一個貧民習藝所……」

「想來又是什麼工廠罷？」老太太關心地問。

「對，這也要弄幾部機器招人來做工的，可又不是普通的工廠，」恂如的精神似乎振作些了，「這是打算把縣里的無業游民招來教他們一種手藝，也是慈善事業的一種，」

「原來就是這個叫化所，」張太太聽着笑了笑說，「上月里也聽黃姑爺說起過。可是，恂兒，昨天你們商量這件事怎麼又沒有你的姊夫？」

「他不大贊成這件事。」恂如遲疑了一下這才回答，但又忽然興奮起來，「本來也沒有我的事，不過王伯申既然誠意相邀，我一想，這也是地方上一件好事，所以我就去了，——也加入做個發起。」

瑞姑太太忙問道。「那麼，他是不是也要你加點股子？」

「不是。這件事開頭是賠錢的不能招股。」恂如又顯得有點憂慮蕭瑟了，他懂得太

太們對於這件事根本就另有一種看法，「王伯申打算動用善堂裏的存款，不過這筆錢又在趙守義手里，不肯放。所以要大夥兒設法。」

「哦，我說王伯申怎麼肯化錢做好事！」姑太太沉吟着說；她笑了笑轉臉對老太太道：「媽，你說是麼？」但又不等老太太回答，她疑陣看定了恂如又說道：「你們外場的事，我一時也摸不清楚；不過，剛才我還跟媽談起，王家三代到如今的伯申都是精明透了頂的，只有他家討別人的便宜，不曾見過別人沾他家的光；我們家跟他們算是三代的世交了，可是，和他們打交道的時候，那一次不是我們吃點兒虧呢，」她轉臉向張太太笑了笑，「嫂嫂總還記得，那次爲了一塊坟地，二哥那樣精細，到底還上了當。」

張太太點了點頭應道，「記得」慢慢地搖着她那把象牙柄細葉葵扇，又說道：「何況這件事裏又夾着個趙家，我們和趙家也是兩輩子的世交，又沒仇沒冤，何苦出頭做難人；瑞弟，你說是麼？」

瑞姑太太忙笑道：「嫂嫂想的週到！」又看着恂如，帶笑地，委婉而又鄭重地告誡他道：「恂兒，記着你媽的話！王伯申自己不肯做難人，慫恿着你這直腸子的哥兒，回

頭有好處，是他的，招怨結仇，是你的！

恂如早就感到十二分的不自在，此時聽得媽媽和姑媽又這麼說，就更加煩悶，但也懶得加以申說，只微微一笑，心里却在盤算着如何抽身逃開。不料一轉眼又看見少奶奶對他母親附耳說了句不知什麼話，這朝恂如望了一眼，這一來，恂如的疑心和反感又立即被挑起，他心頭那股被遏制着的怒火又一點一點旺熾起來。可是他還極力忍耐着，那股火就化爲熱汗佈滿了額角。

直到此時都在用心諦聽的老太太忽然把臉一沉，慢慢說道：「恂兒，你要出場去當紳爺，還嫌早一點；如今縣里幾個場面上的人，都是比你長一輩的，你跟他們學學，倒還有點長進，可是，出頭露面的事情，你萬萬做不得，輪到要你們這一輩出頭管事的時候，自然有你的，如今却不必性急。我也許看不到你這一天了，目前我只要你留心着店里的事務，守住了這祖業，少分心去管閒事，莫弄到我們這幾十年的源長老店被人家搬空了你還睡在鼓裏。」

老太太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姑太太和太太都肅然正容，並且不時瞧着恂如，似乎

說，「你聽見了沒有哪，你要識得好歹。」倚着北首的落地長窗的少奶奶却半蹙着眉尖，兩眼怔怔地瞅着老太太。恂如滿頭大汗，不住手的用手帕去揩拭，他絕對不同意老太太的這些意見，他不能接受這樣的教訓，而況他又受了冤屈；他心頭的怒火已經到了爆發的高溫點，但由於習慣的力量，他這爆發的方式也不能怎樣露骨。他懶懶地「哦」了一聲，沒精打采答道：「不過王伯申發起的這件事，老一輩的紳縉中，未必有誰懂得是一樁社會事業罷！」

但是恂如這句話，太太們也不大懂得。老太太更其沒有聽清，她側着頭似乎想起了什麼，說道：「王家，王伯申，哦——剛才瑞兒不是說爲了一塊墳地，福昌也上了當麼？王家那時另有一塊地，却跟我們的祖墳離得很近，我們也有一塊地。倒又坐落在王家祖墳的旁邊。那知王伯申的老子早已偷偷地請風水先生看過我們那塊地，知道這是正當龍頭，他家的祖墳不過是個龍尾巴。他知道了有這樣好處，就千方百計來打主意了。先說要和我們買，你們想，我們又不等錢來用，爲什麼要賣，後來伯申的老子就托了你們二舅文卿來商量，把他家那塊地跟我們那塊對換，說是兩邊都方便些，我們倒不防他

有鬼計，又礙着文卿的面子，就答應了。誰知道我們竟上了個大當！」

「可不是，」張太太聽得帶到她的兄弟，就不能不表示，「文卿也糊塗，不打聽明白就擱人家的水浸木梢！」

「這也不能怪他，」姑太太忙笑着給解開去，「只能怨我們自己；自家有塊地在那裏，爲什麼不早点請個風水先生看一看呢！」

老太太也點頭，朝她的媳婦笑了笑說：「後來文卿曉得了內中的底細，還是他來告訴恂兒的爸爸，他說，這件事既是他經手的，他要去和王老相理論，討回那塊地。不過我們的福昌存心忠厚，又不大相信風水，他倒攔住了文卿，不讓去討。福昌說的也對：王家做事刻薄，得了好地也未必就能發，我們家要是祖德已經薄了，兒孫又不爭氣，那就把地爭回來，也未必有好處，倒惹人笑話。」

「爸爸說的對！」恂如忍不住從旁插一句。

「話是不錯的」，老太太歎口氣說，「不過王家的發跡，到底也靠了這塊地的風水，要不是，那有這麼快？」